

浮生紀實

(一)

一個炮兵中將的回憶

黃永安遺著
周谷校訂
吳崇蘭

北大預科讀書生活

我家住在東北吉林雙城，是一個大家庭。我生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名永安字木定。民國五年暑假自吉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商得家中許可，前往北京升學，考取北京大學預科，十分高興。

我早在吉林省立中學快要畢業時，即對北京大學情況極為關心，從北大老師校友口中得到了不少資料，特為簡述如後：

北大是承襲前清的京師大學堂而來，京師大學堂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民國政府改清時學部為教育部，任蔡元培為教育總長，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五月，政府命令改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後來加上「國立」二字。總監督的名稱，亦改為大學校長，分科監督為各科學長。由大學預備科改設的

高等學堂，亦仍改名為大學預科。把經科歸併入文科，格致科改稱為理科。嚴復以總監督繼任大學校長。十月嚴復離京，政府派章士釗繼任，章士釗沒有到職，派馬良代理。十一月章士釗、馬良均請辭，政府以何燏時繼任。二年春，在京滬兩處招考預科生。這是北京大學的第一次招生。六月譯學館停辦。十一月，何燏時辭職，由胡仁源繼任。民國三年，改農科為農業專門學校，脫離大學為獨立學校；後來改為北平大學農學院。民國四年十一月，設大學評議會，為商議校政的最高機關。民國五年春，袁世凱圖謀稱帝；袁世凱之子袁克定使人說胡仁源率大學各教授勸進。胡仁源根據各教授的意見，拒絕不予理會。

民國五年十二月，胡仁源辭職，繼任總統黎元洪依據教授陳黻宸等的推舉，特任蔡元培為校長，我於民國五年暑假後報到進入

北大預科讀書，蔡元培正是我們的校長，北大預科和我同時同學，到台灣來的有曾任安徽大學校長、閩台監察使、監察院秘書長的楊亮功博士。北大預科的功課教學甚為嚴謹，預科教育目的在作升入大學本科之準備，在學科方面特別注重語文訓練和基本知識的培養。預科主任教授徐崇欽先生特別注重英語，徐教授本人很少說中國話，外籍教授很佔勢力。有些科目全用英語講授，教西洋史及演說學的都是兩位英國人。西洋史用邁爾斯「世界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說學選讀短篇英文演說。教演說學的英國人不僅要我們背誦演說詞，還要在背誦時能表現出優良的演說姿勢，很像古代希臘老師教學生讀荷馬史詩一樣。不僅要背誦朗吟，還要表情。另一位教英文的郭教授上課時用英語教學，他用的教本是 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剛從東北中學畢業，英文程

度很淺，因此感覺很有些吃力。那時預科國文是沈尹默教授擔任。沈兼士教授則教文字學，我們最怕沈兼士的考試，他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意就有零分的危險。另外有陳大齊教授哲學概論。桂邦傑教授地理，桂老先生善詠諧，加上一口揚州土音，說起話來，常常教人發笑。我感到進入北大求學，機會難得，特為加緊用功學習，聆聽校長蔡元培、名教授沈尹默、沈兼士、陳大齊的演講，受益良多。民國六年六月間某日接得家中急電，獲悉祖父黃克勤老人逝世噩耗，急歸奔喪，祖父安葬後返回北京大學，學校學期考試已過，失去攻讀北大機會。我曾先後轉考天津海軍軍醫學校，及北京國立醫學院均受挫折，考運不濟，未得入學。

相士預言打動我心

祖父在世時，最喜我在京師求學，學費及生活費用，供給無缺。祖父逝世，我的求學問題，在大家庭中，多有不同主張。頗感苦悶。尤以每次到北京乘火車，一是中東鐵路由俄國人經營，一是南滿鐵路由日本人經營，每見鐵路局人員對待中國乘客傲慢辱罵，內心非常憤慨！尋思箇人前途茫茫，國家衰弱遭人欺凌，乃思欲伸我報國之志，莫若投筆從戎。

有一天我路經北京東安市場，有相面者拉著我說：「這位先生，你現正值窮途末路之際，也是機運轉變的時會，你相貌堂堂，

有軍人氣概，必在軍中建功立業享盛名，莫要誤入歧途，請坐下來讓我細相部位如何？」相面先生的話句句打動我心，我此時一文莫名，不敢坐下來看相，謝辭而去。但已堅定了我從軍報國，投考保定軍校的志願。保定軍校是滿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在河北保定東郊設立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後易名為保定軍官學堂。民國元年十月民國政府在原保定軍官學堂舊原址另行開辦「陸軍軍官學校」，即通稱保定軍校。猶如黃埔軍校創辦時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學校設於廣州黃埔，習稱黃埔軍校。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七月，北京陸軍部發出招考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候補生告示，使我驚喜欲狂，即往北大找同學傅汝霖商談。我們原係吉林省立第一中學同學，傅汝霖因家中有困難而耽憂，決定和我同往報考，考生共三千餘人，經過五日筆試及體格檢查，錄取七百餘人。

考取保定軍官學校

保定軍校招生放榜之後，我與傅汝霖均榜上有名，喜出望外，為之雀躍不已。我們最感快慰的是此後不再需家中供應學費了，我們立即寫信告知家中，以安父母之心。

依據招考規定，錄取學生，必須先分發至各部隊受九個月新兵入伍訓練。我與傅汝霖等百餘人於八月間經陸軍部分發至湖北省督軍王占元部第二師入伍，大家領得旅費，

由陸軍部派員率領乘坐京漢火車，送往湖北。車抵漢口，駐進劉家廟內，於其空房內鋪稻草宿夜，初嚐軍營生活，時值秋風凜凜，同學中有不習慣而有哭泣者，我深不以為然，認為軍人就是要練習吃苦，這正是吃苦的開端。

翌日由湖北督軍署接引我等至武昌督署中，派一高級官員，按步、騎、砲、工、輜兵種分發，我與傅汝霖則同分至第二師砲二團，從此受九個月新兵入伍嚴格訓練，而邁進人生之一新紀元。

九月間我們十二人至砲二團報到，每營分派四名，我被分至第三營第九連，傅汝霖被分至第一營，除第一營趙成普是雙城小同鄉外，其餘同學俱不相識。團長彭上校係日本士官畢業，當正式入伍受訓時，他告誡我們說：「正規入伍生訓練，須按預定操課表實施，力求嚴格，不得稍有怠忽。」等語，至此入伍生生活於焉開始。起初是三個月新兵訓練，繼則是三個月正規砲兵訓練，最後是三個月軍士教育。當我們入伍生訓練期滿，作砲兵實彈射擊後，團長集全團講評，認為比一般士兵成績特高，極感滿意。入伍生受訓期間所受磨練與痛苦，也是相當的深刻而難以筆墨來形容。

民國八年六月結訓回保定軍校報到，由於要複試，須俟全國各地候補生陸續到齊後至七月中旬始集中舉行複試。試題是「默寫前考試國文一段」。接著辦理入校手續，分

發被服裝具等等，首先按步、騎、砲、工、輜混合編隊，惟因出操、上課頗為混亂，試行一個月後，經學校教務會議決定改以步、騎、砲、工、輜兵種分別編隊，計有步兵四隊，砲兵兩隊，騎、工、輜兵各一隊。我與陳誠（後來曾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行政院長、副總統，其人其事另文詳之）、劉翰東、許國柱、宋肯堂、張文靖同編在砲二隊，住第六號舍。開學典禮訂於民國八年八月八日上午八時舉行，我們又是保定軍校八期，這些時間上的數字巧合，堪為一段佳話，為保定同期讚美不已。典禮開始後，由校長賈景德、教育長劉汝賢相繼致詞訓勉，我們三年的軍官教育，從此開始。

軍校受訓三年，陶冶性情，變化氣質，在我人生過程中最具有意義，也是最可貴的時光。作為一個軍人，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更要有見義勇為的節操，我賦性憨直，在諸多課業活動下即引此戒勉以赴。

護送傅汝霖回北大

冒險護送傅汝霖事件起因於山西學生王則湯，王君出自山西望族，貌俊秀，似處女，與同號宿舍傅汝霖同學頗友善，常在課餘之暇，聚晤一處，喃喃私語，狀甚親暱，因而招致山西同學之不滿，竟加誹謗說：「傅汝霖將不利於孺子。」並聯絡五、六人謀有以懲戒傅同學者，而傅同學亦頗有所聞，認為蒙受此不白之冤，乃奇恥大辱，急欲加以

報復，於是乃利用假日密往保定紫河套，購得小刀一把，同時將校方所發給的砲劍亦予開刃，準備伺機對仇視他的山西同學施加殺害，一洩積憤！

我與傅同學的號舍相連，出入常相晤面，忽見他兩眼發赤，精神恍惚，行動非常，殊覺詫異；特邀東北同學王以哲、趙成普等向他探詢原委，他答道：「山西同學欺人太甚，非殺他七、八個，不能以洩心頭之恨。」

一時正值端節假期，我為圖消弭禍端起見，再次邀約東北同學五、六人到城內息君廟飯館請傅汝霖聚餐，由大家共同來勸阻他。誰知他報復之意甚堅，並因酒縱性，矢言無改乃衷。大家睹此情況，認為事態嚴重，此不獨影響他個人前途，抑且影響軍校名譽至大，於是大家私議決定勸酒使醉，送他回北京大學請求復學，方可化解災禍於無形。嗣又會商護送人選問題，由於我與傅君原係吉林省中同學，自認此一護送之責，非我莫屬。亦屬義不容辭之舉。雖則冒犯校規——凡學員離校二十四小時不歸者，即行開除的危險，然我為救助朋友，膺此艱鉅，即使犧牲軍校學籍，亦在所不惜。加之王以哲同學表示願向校方說明情節，剖陳利害，乞請校方寬宥處分，更感責無旁貸，遂告定議。

於是照議行事，大家輪流向傅汝霖殷勤敬酒，誘使縱飲，未幾酩酊大醉。時值午後二時，正有保定開往北京火車，同學對他佯稱回校，由我扶之上車，而他口舌結結巴巴

，不知所云，入坐後旋即呼呼大睡，及其醒時，火車已抵北京。我即溫語勸解，指陳利害，非如此不足以阻絕禍機。至此彼亦莫可如何，然後隨我趨車至北大宿舍，找到東北同學邢桂五等說明情形，交予照顧，並為之辦理復學事宜，一切交代妥當，我即如釋重負。當晚我即乘夜車趕回保定，翌日八時到校，而砲兵隊兩名離校逾二十四小時未歸的學生事件，業經值星官察覺報告校方處理中，同時王以哲同學等也正向校方陳述傅汝霖

與山西同學發生糾紛的始末，強調若不是黃永安護送傅某離開學校，勢必發生血案，自將不利於學校而增加困擾。校方固覺我見義勇為，當機立斷，弭禍於無形，但礙於校規，仍不得不予處分，故經校務會議決定對我從輕處分，改記大過兩次，將傅汝霖開除學籍。於是轟動全校，是為軍校八期第一件大事。傅汝霖自經此次事件後，由於刺激過深，以致精神失常，北大同鄉都來輪流照應他，豈知期考時大家忙著應考，老傅乘隙出走，及邢桂五考完回宿舍不見老傅，頓感驚慌，素知傅平日常叨念頤和園昆明湖的湖水清澈，必然前往，即打電話至頤和園告知園警，說明傅君年貌、裝束及其精神失常情形，促請注意其行動，以免發生事故，而策安全。果然不久，園警見有一與電話中所說相符之人購票入園，乃尾隨其後，走向銅牛處，見其人撩起長衫蒙頭向湖內跳去，在千鈞一髮之際，園警急前將他一把拉著，幸免一時

釀成投水自殺之難！後由園警電話通知北大那桂五領回勸解，至暑假同學們又將他送上泰山寺廟中靜養，請方丈和尚予以開導，「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居約月餘，終告病癒。乃於暑假後返回北京復學，攻讀北大文學系，在學時加入國民黨，發展組織，策進學運工作，有足稱者。畢業後不久，即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抗戰期間，任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等要職，僑居美國，於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病逝美國。

頂撞師長轟動全校

當軍事教育進度在學術科上正值高潮時候，由於最後一學期的開始，校方調派兩位分隊長到隊上來，一為王姓，一為安姓，據說他兩人皆係保定軍校五期畢業的。其在學生時代，王分隊長經常請半休假，安分隊長經常請全休假，因此同學對他二人取了個外號，一叫「王半休」，一叫「安全休」。本來他倆給人印象就不甚佳，而其所授學術科無論在課堂內或操場上又皆不能令人滿意，於是常在操課時候發生不愉快之事。他二人也因學生對他們輕視，頗感不快；乃施以高壓手段，以冀制伏學生。一日安分隊長於操場上教某種術科時與學生發生爭執，學生大為不平。當晚熄燈後，我們第六號舍有位同學叫常增祿的，保定人，平時每無拘束的好說話，多為同學所不齒。他一時興起，在地

上連罵帶跳的說：「安全休今天如何蠻橫？如何無能？我畢業後如遇見他時，非揍他不可。」等語。那知正值安分隊長巡查號舍，聞聲開門而入，但常同學早已上床假裝入睡，安分隊長詢問說：「誰在罵我？」全室無人答話，安分隊長忿恨的說：「明天早晨再說。」而去。全室同學無不譴責常增祿惹禍，看明天受何處罰？翌晨起床後，人人自危，當心受處罰事，等到全隊集合廣場點名後，由值星官安分隊長率領跑步，並作早操完畢，安值星官宣佈說：「第六號舍學生不要走，其餘解散。」安分隊長追問昨晚「誰罵我來？」全舍無人答話，安某憤怒說：「無人答話，全體跪下。」當時我認爲軍人固絕對服從，但如此處置因追查昨晚一同學對他謾罵事而罰全號舍人跪下，深不以爲然，亦怒不可遏的直立不跪。安說：「黃永安爲何不跪？」我說：「我未罵你，當然不跪。」安說：「誰罵我，可以舉出。」我說：「我睡著了，不知道。」安怒上加怒的說：「哼！你這學生，如此調皮。」我說：「罵你的人祇有一個，你罰全號舍的人跪下，實屬不當。」由於我的頂撞，安更怒火沖天的說：「有你這個學生，我分隊長不幹了。」我說：「有你這個分隊長，我這學生不當了。」安當時暴跳如雷的將值星帶解下扔在地上，指揮刀也扔下就走了。我當時很鎮定，反正大禍已惹下了，隨即發出口令，讓大家都立解散，聽候校方的處分。安分隊長當即找砲

兵隊長霍璉碧要求開除我，霍隊長深知安某學、術兩科修養不足，學生不服，因而引起事端。但也不能不顧慮軍人紀律問題，於是呈報校方裁處。經校務會議決定：「查該生雖前因送傅汝霖離校事，曾犯有記大過兩次之紀錄，但對公（維護校譽）、私（遏止仇殺）成全頗多，此次著記過一次，以觀後效。」至安分隊長經霍隊長勸慰仍然留任迄於畢業。自然這件事也轟動了全校，頗爲同學們所矚目，我是這一期砲科九十八名畢業生之一。保定軍校辦到第九期以後，便於民國十二年停辦。我在校受訓期間，歷經這兩次大事後，未被開除學籍，仍能圓滿畢業，達成我從軍報國的志願，誠爲生平一大幸事。撫今追昔，此莫非江湖相士所謂我具有軍人氣質使然耶！

回東北聽大帥訓話

張作霖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八日第一次奉直之戰失敗閉關自守，對奉軍軍官訓話。我於民國十一年七月畢業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此時東北與北京政府隔絕，保定軍校畢業學生不能向東北分發，准由軍校東北學生自由回東北投效，我回奉天向新成立之砲兵團團長鄒作華投效，蒙收錄爲初級軍官。到差不幾天，即接到張作霖張大帥的通知，駐省城各軍官於某日某時齊集在東北講武堂大操場聽候張大帥訓話。我聽到此消息頗爲興奮，認爲剛當軍官即能見到張大帥甚

為榮幸，所以對於他講話印象特別深刻，至今記憶猶新。屆時省垣各部隊軍官齊集在講武堂大操場，站成方城式，中間擺一張八仙桌子，旁邊放一把椅子，少頃大帥到來，穿上將制服帶刀，行禮如儀，然後大帥踩椅子登上八仙桌子，準備講話時先向四周軍官們注視一周，然後說話，以下是我所記他訓話原詞：

「這一次奉直戰是失敗了，我張作霖對不起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們，但是這次失敗的責任應當誰來負，（又向四周軍官們注視一遍，使聽眾默然不敢仰視寂然無聲）然後一拍胸膛說道：「我張作霖來負，為什麼？我未打仗之前，有的在我面前包打五個營的，有的包打八個團的。這些人在作戰的開始，都拔腿先跑了，所幸有幾個學生帶兵團長，把山海關大門把住，不幸王興文團長戰死，郭松齡團長苦撐才把攻擊敵人擊退。我現在才覺悟，不是一馬三槍的時代了，作戰要講戰術，是講團體戰的時代。現在我決心閉關自守，不問外邊的事，專心整軍經武，成立陸軍整理處，統轄全境各部隊，各省督軍為委員，派郭松齡為參謀長，指揮小六子。（小六子是張學良的乳名）要幫助他，從嚴點編，不合格軍官一律裁撤，需要武器我發給武器，需要馬匹，我給買馬匹，需要金錢，我發給金錢，除了我的老婆不給你們，完了」。此後陸軍整理處整理三載，民國十三年第二次奉直再起戰事一戰成功，張宗昌由

熱河攻冷口直搗灤州，使直軍崩潰，張宗昌如野馬，直穿平津山東穿到上海，使東北軍以張宗昌督山東，楊宇霆督江蘇，江朝六督安徽，張大帥於民國十六年六月在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自封陸海軍大元帥。

參加奉軍圍攻涿州

河北涿州城為古戰場，向為兵家必爭之地。民國十六年十月，閻（山西閻錫山）、奉（奉指奉軍即東北軍）戰起，奉軍因爭奪戰略據點，圍攻涿州城激戰迭次，我亦躬親參與，深覺在戰史上頗具價值特憶寫於後。

（一）涿州城被晉軍傳作義部佔領經過

當奉軍入關（山海關）驅散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國民黨部分黨員在北京西山召開「國民黨擴大會議」之後，又於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北京西郊南口會戰擊敗馮玉祥的國民軍，即由南口沿京（北平）綏路向西挺進，攻下晉（山西）北大同，進迫雁門關。另一路沿京（北平）漢路南進，佔領石家莊，進迫娘子關。在敵方——山西的閻錫山企圖解除奉軍的鉗形攻勢，秘密派遣輕裝別動隊，由傅作義率領，作戰略的迂迴，出平型關，經靈邱，涞源，間道進襲涿州。其目的在擾亂北京（北平）四郊，切斷京（北平）漢路交通，以遲滯奉軍前進，緩和對山西的攻擊。此時奉軍在高碑店、保定、均駐有萬福麟第五十三軍部隊，因感涿州空虛，遂抽調于止山部王立三旅於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進駐涿州，以策安全。全旅由鐵路運送，十三日中午抵達涿州城外火車站，下車後除就車站附近留置彈藥補給品，及少數守護部隊外，大軍則分成四路縱隊入城，地方民眾舉行歡迎大會，地方官紳並於午後二時歡宴王立三旅長及其各團級重要幹部。豈料正值賓主寒暄之際，忽聞城內槍聲四起，王旅部隊無人掌握，頓成混亂局面，敵傅作義部且將四門封鎖，又佔領城牆多處，居高臨下，地處優勢，奉軍猶如釜底之魚，失去戰鬥能力。一時情況不明，官兵皆越城牆突圍而走，王立三旅長不得已由城牆上用繩索縋下，始免於難。旋見敵軍由西城門衝出，直搗車站，幸于止山旅留守部隊用重武器（機槍、迫擊砲、平射砲等）適時迎擊，敵未得逞，退返城中，車站得以保全。至此涿州城遂為傅作義部佔領達三個月之久。傅作義的別動隊之能進佔涿州城又何由而至？原來傅作義係用其直屬步兵三個團，改配以輕裝備，多攜帶手榴彈（山西兵工廠造），化整為零，由山西出發，經渾源、靈邱、涞源、易縣至涿州西山隱藏，利用秋季山產水果季節，僱驢、馬、騾、陀等，以籮筐上置水果，下藏武器、手榴彈等，偽裝為水果商人，探知城內空虛，乘王立三旅剛下火車尚未穩定之時，潛入城內，分佔四城，形成合圍之勢，猝然發動攻擊，以致王旅措手不及，遭受慘敗，被俘官兵和武器極多，反使傅作義成為軍史上佔領涿州城的名將。